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9nB243

耳庵嵩禪師語錄

清 嵩說　性愷編　徐善序

有附記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語錄
  - 雜著
    - 頌古
    - 徵古
    - 別古
    - 評古
    - 代古
    - 法身偈
    - 華嚴偈
    - 五宗頌
      - 標題 圖一
      - 標題 圖二
      - 標題 圖三
      - 標題 圖四
      - 標題 圖五
    - 頌棒
    - 頌喝
    - 浪子禪說
    - 坐禪箴
    - 陋室銘
    - 自在吟
    - 遊子歌
    - 四威儀
      - 行
      - 住
      - 坐
      - 臥
    - 誡眾
    - 示達本大德
    - 示如心禪人
    - 復寒雪法師

        - 勉太還勤舊
        - 訪王靜主
        - 示學人居山
        - 示眾善士
        - 示中知禪人
    - 附記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耳庵禪師語錄序

達磨西來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今譔述之家，汗牛充棟，非文字耶？不寧惟是一千七百則，非文字耶？所以然者，黠慧日增，真純日減，纔涉義路，便將意識摶量，說心說性，反成障礙。故爾設立種種機用，換人眼目，直待情枯技盡，始現髻珠，此皆從上諸凍儂不得已之婆心也。今譔述之家，能具此不得已之心者，有幾人耶？幸得一人焉，曰西蜀耳庵禪師，乃徑山大慧十六世孫，而趙州三巴掌和尚之高弟。掌和尚以幽燕傑士，混跡黑窯廠中，胸中不著一元字腳，亦不知何等為佛法，無端發起廣大疑團，求明向上，東敲西磕，撞入聚雲門下。三遭痛掌，頓徹心源，以此三巴掌之名，喧動楚蜀。當是時，濟下枝屬，法席如雲，耳師莫適往也，獨依掌和尚以居。即掌和尚亦嘗三坐道場，位下龍象，指不勝屈，莫適許可也，獨以衣缽囑師。此其師資相契，固有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者矣！師出世後，歷住伏虎、熊耳等四大剎，所存語錄，寥寥數言，皆真實諦當，如人食少金剛，要當穿皮而出，真不可作文字觀也。後之讀師錄者，當知佛法不從他得，求明此事，須如金翅擘海，直取龍吞，庶不負耳師父子潛行救世之婆心也哉！

檇李雙桂居士徐善槃談撰

耳庵嵩禪師語錄

書記性愷編

順治六年十月十五日，湖廣施州衛三渡屯觀音山熊耳庵祇園檀越陳化宇、院主文旨，秉本堂巴掌和尚遺命，請師上堂。師至座前，以拄杖豎起，云：「撐天拄地。」以拄杖橫擔，云：「日月平挑。」以拄杖敲三下，云：「七橫八縱。且道向上一著躉？」遂陞座。拈香祝聖畢，次拈香，云：「此瓣香，拄杖身中生馥郁，拂子頭上靄煙雲，爇向爐中，供養三巴掌先師上鐵下眉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維那白槌，師豎拂子，云：「說甚麼第一義？只這個東西，干戈擾亂不得、刀斧琢削不能，雖當世局亂離，依然瀟灑無礙。今日落在山僧手中，憑此為先師出氣，還有旁不甘底麼？」良久，眾無出者，師乃云：「百尺竿頭流赤水，蟭螟眼淚哭雙疼；葫蘆好似冬瓜樣，一番舉起一番新。」喝一喝。僧出，云：「喝個甚麼？」師云：「庭前乘竹馬。」進云：「落在甚處？」師云：「山外月光生。」維那再白槌，師下座。

茶話。舉盃，云：「若喚作茶，欺三世佛祖；不喚作茶，背趙州公案。畢竟喚作甚麼？」放盃，撫掌三下。
禮巴掌本師真。「天道無知，俾四序以遷移；地道無知，俾山獄而傾頹。人生雖有南北，佛性豈說參差；既全體而有托，豈針缽之難期。熱淚含哺千古腹，冷眼常看一枝遺。師歸師歸，甘累不肖男兒。」
歸伏虎庵，示眾。「腳跛眼瞎，全沒搭撒，大家團圞頭，共說無生話。說甚無生話？恰。」
參祝髮師祖。「祝髮本宗，海印寬洪，豈料後代兒孫冤累重重。縱有鐵石心肝，也須七花八裂。還委悉麼？」
為本師畢九拈香。「九九八十一，古今同此曆。吾師無去來，分明只這是。」遂著香爐中。
檀越修善請覲表。師舉：「古德云：『我有一機，瞬目視伊；若然不信，更喚沙彌。』山僧則不然。我有一用，牛拖鬼弄；人若肯信，全然無縫。既是無縫，表個甚麼？有貨不愁貧。」
師與靈嚴茶次，師拈一莖蕨云：「上方還有這個麼？」嚴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雖有，那能當頓？」嚴云：「作麼生喫？」師云：「忙時百咂碎，閒時囫圇吞。」嚴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師呵呵大笑。一僧看空空偈，師云：「這些空空，那個是真？」僧云：「俱不是。」師云：「看他作麼？」僧無語。旁僧舉手，師打云：「桑樹著箭，柳樹出漿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動？」師參前。「如何是靜？」師佇立。「不動不靜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口在甚麼處？」
順治七年九月十五日，忠路宣慰司期主冉斯榮，請師住金福山迴龍禪院。
至山門，卓拄杖云：「透開無量法門，顯出諸人鼻孔，到此合作麼生？」以手打圓相，隨身直入。
至佛殿，云：「乾屎橛，麻三斤，不識好惡底，妄自標名顯字，山僧則不然。」乃展具三禮。
至方丈，云：「東看則西，南觀成北，就中有個機關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虛空腦裂。」
至座前，撫掌，云：「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都在山僧手中粉碎了也，汝等諸人作麼生折合？」陞座，拈香畢，復拈香，云：「彌天漫地，用實顯真，觸殺佛祖命根，灼破人天正眼，供養臨濟二十六代巴掌先師，用酬法乳。」僧問：「赤幟高懸，雲水驟集，未審迴龍庵中有甚消息？」師云：「玉馬堆中能社舞。」進云：「諸人分中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歡歌林裡落霞飛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斬新一句？」師云：「旃檀海岸飛白雪。」進云：「向後如何？」師

云：「無礙香雲匝地鋪。」僧禮拜，師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木上座在曲彔床頭放光動地，止恐諸人眼見如聾、耳聽若啞，今日山僧接眾開堂不辭拈出，還有不受瞞底麼？」復卓一卓。

下元會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世尊初生，手指天地，因甚雲門要打殺？」師云：「蝦蟆吞大象。」僧作禮，師云：「好個賊頭。」僧問：「迴龍庵中獅子吼，利害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天寒到處冷。」進云：「如何得喚醒諸人？」師云：「雪壓紫芝低。」僧歸位，師云：「山僧今被汝等搬弄一上，不免打樣裝模去也。」以拂子畫○相，云：「凡情上達大圓鏡，莫不是炳炬焚檀、因時慶祝為凡情耶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打破鏡來與汝相見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溈仰宗？」師云：「合取狗口。」「如何是曹洞宗？」師云：「開門合眼看。」「如何是雲門宗？」師云：「高嚴滴水。」「如何是法眼宗？」師云：「只這是。」進云：「那一宗墮？」師打，云：「嚴風正凍，依稀雪嶺山中；玉霰旋飄，彷彿熊耳峰畔。山僧昨夜把大海龍王一擒，血流滿地，鱗甲片飛，散入五門。今朝分作宗旨，但不知頷下驪珠落在阿誰手裡？」一僧作呈珠勢，師便打，進云：「疾不疾？」師復打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連棒打破花腔鼓，肚內何曾有半分？」下座。

月下設茶，眾請開示。維那問：「靈山畫月、曹溪指月與金山夜月，是同是別？」師云：「一雙箸子兩邊分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分中還有圓缺否？」師便喝，進云：「究竟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覺來遊戲非遊戲，老胡擔著閑家具；波斯夜半嚼寒水，說與諸人猶不識。若也識得，雲裡帝城雙鳳闕；其或未然，雨中春樹萬人家。」

茶話。僧問：「雲門、趙州即不問，善惡不相涉，還該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泥龍入海經濟事。」進云：「未出方丈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火裡藏水雅致殊。」進云：「恭賀和尚萬福。」師默然。復舉：「川禪師云：『終日忙忙，那事無妨，不求解脫，不樂天堂，但能一念歸無念，高步毘盧頂上行。』川老師未免墮坑落塹。山僧則不然，終日忙忙，那事須防，觸著磕著，總是尋常，但得眉毛分八字，娑婆何地非西方？山僧恁麼道，還有出身處也無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聞猿叫斷腸聲。」

鳳衛侯誦經祈禳，請上堂。師以拂子敲禪床三下，云：「有佛即有法，有法即有僧，三寶最吉祥，是真歸仗處。既然如是，延生一句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鞞殺社，鞞殺社，鞞殺逝，三沒揭諦，娑訶。」

茶話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未開口時消息？」師云：「雲從風裡亂。」進云：「末後句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再問即不堪。」僧喝，師云：「一聲花鼓動，正是滿園春。」復以拄杖畫○相，云：「佛真法身

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如水中月。還有具眼底麼？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」
解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一陽纔動，百竅已驚，如何是結？」師云：「汝蚤合恁麼問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解？」師云：「東風吹柳蕙。」進云：「不解不結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要知端的意，日影上闌干。」
僧問：「夾山點頭三下，正恁麼時見個甚麼？」師云：「破沙盆裡爛冬瓜。」進云：「作麼保任？」師云：「鐵烏龜撞著胡錐子。」僧禮拜，師乃云：「熊耳庵中天花散，迴龍寺裡散天花，不是山僧赤骨立，雪裡梅開第一家。古人有結謂之制，山僧制盡謂之解，到處弘開社火場，烹殺佛祖與魔王，放去任從千萬里，收來仍是舊家鄉，傳與諸方達道者，莫從解結較短長。」以拂子作花巾勢，云：「會麼？」
贊衡居士取法名，小參。「雨下地兮雲在天，紅塵堆裡種白蓮，了得世緣無罣礙，方知柏子樹庭前。」畫〇相，云：「毛端開口笑，成佛有何難？分付燈成，直下薦取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古德云：『趙州東院西，密室爛如泥，竇八布衫破，赤土畫簸箕。』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是甚麼？簷前雨滴滴，雞向五更啼。山僧不然，靈峰北頭南，牛欄沒半邊，王三布褌破，打出大泥團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是甚麼？掉頭峰上看，不見五更天。」
示眾。「今朝六月初一，諸佛也須忌諱，直饒伶俐衲僧，最怕當頭一句。那一句？恰似東京王矮子屎臭屁。」
示眾。「虛空栽鬚，大海瀟灑，金剛露柱同行，駭得眉毛眼瞎。」舉扇，云：「若無這個證盟，幾乎笑殺大。」
示眾。「汝等參學，難逃悟與不悟。其實不悟也度日如年，悟也度日如年。何故？一月三十日。」
示眾。「年來收得一隻破草鞋，無可用處。諸方如有慣拾金銀者，莫到山僧門下。」
示眾。舉：「道吾云：『高不在絕頂，富不在福嚴，樂不在天堂，苦不在地獄。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』徑山即不然，高在絕頂，富在福嚴，樂在天堂，苦在地獄。誰知席帽下，元是昔愁人？今日二老人高低落在靈峰山中，也饒他不過，各與三十拄杖，罰出三門去。若有人問，汝等但道：『低聲，低聲。』」
小參。「參禪人不悟，病在妄認四大身中緣影為自心相，被六根、六塵、六識牽引將去，縱有話頭，倏憶倏忘，猶補這些孔眼不暇，何常得功夫相應來？總為生死心不切、人我見不忘，如人縫衣，衣未破時先存其片，幾時到片線俱無、寸絲不掛、露裸裸地？你看僧

問趙州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州云：『無。』會得這無字，省了多少氣力；其或未然，怪伊不得。」
上堂。「羅漢走出三門，土地卻歸正殿。撞倒釋迦頻伽瓶，直當王四家大鐵罐。」喝一喝。
示眾。「道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既欲學道，必須時時警惕、刻刻提撕。不然，未免虛費光陰。珍重！」
示中和吳居士。「虛空為手，須彌為棒，打殺威音王，蝦蟆來過狀。不是左藏右藏，幾乎打著鼻梁，幸得居士致中致和，相與解交去也。且道這一狀阿誰領得？」
示菩提鄭居士。「啐！是甚麼？烏龜跳出葛藤窩，有時直上須彌頂，菩提樹下娑婆訶。阿呵呵！會也麼？我昨日問底是你，你今日又道作麼？作麼？」
為巴掌本師設忌。撫掌云：「拍碎虛空，撥開正眼，是和尚已事。今日不肖兒郎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東邊東行，西邊西去，南有南田，北有北地。若到十字街前，任從諸人打去罵去。」
師受請住天寧，入院。「五峰山上懸明月，天寧寺裡燦曇花，箇中消息人難薦，狸奴白牯共一家。」遂踴身云：「直下透重關。」
示眾。「做工夫不得妙悟，病在聰明靈利、知解分析。秤叟居士云：『可惜予錯讀幾行書、誤識幾箇字，反將此事對面不逢。』所以世間第一等人作世間第一等文字，而不能證超佛越祖一著子者，未免被文字牽纏，動落理障。若也倒翻窠窟，方知不即不離，別有消息，那時發出一段自然文章，以視筆花墨浪不啻霄壤矣！」
示眾。「巴掌先師曾從無文印子上打破，透出千言萬語，雖具甚深妙義，蓋由老漢不本分而然。今之不識字參禪者，如癡貓守窟，喚作做工夫，錯過了也。」
示眾。「古人云：『得意歸來好看書。』今人稍有一知半解，便自歇去狂言妄語，便道：『我能超佛越祖。』於古人入理深談、淆訛公案全不問及，安望其見到、說到、行到、證到耶？圓悟老人云：『學者不疑言句，是為大病。』晦堂云：『借彼所長，礪我所短。』豈無謂而云然哉？學者不可不審。」

頌古

舉：「川禪師有江陵僧來參，川問：『幾時發足？』江陵僧提起坐具。川云：『謝子遠來。下去！』僧遶禪床一匝便出。川云：『若不恁麼，爭知眼目端的？』僧撫掌云：『苦殺人！洎合錯判諸方。』川云：『深得禪宗道理。』」
師頌云：

日面月面難逃勘辨，南斗北斗也須著首。何如海闊與天遙？無絃琴上知音有？

舉：「僧問本覺禪師：『如何是道？』覺豎起拳云：『會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會。』覺云：『拳頭也不識。』」

師頌云：

連頭帶尾一百八，諸佛出來也難話。你若還我草鞋錢，我即酬你廬陵價。

徵古

梵語妙奢摩他，此云空觀。師徵云：「直饒把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，有情無情、人我四相、色陰等物，如空花、如陽焰、如尋香城，空則不無，且道作麼生觀？」

梵語三摩缽提，此云假觀。師徵云：「若十二類眾生，六根六塵六識，四大強弱、生老病死，外暨山河大地，草木叢林，雲從雨合，電捲風馳，彗孛飛流，虛空世界，悉皆是有。假則假矣，觀後如何？」

梵語禪那，此云中道觀。師徵云：「見色非干色，聞聲不是聲，諸法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二六時中，行住坐臥，穿衣喫飯，屙屎放尿，喚作中得麼？畢竟觀者阿誰？速道！速道！」

別古

舉：「雲門云：『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會麼？會麼？』」

師別云：「扇子不跳三十三天，也觸著帝釋鼻孔；東海鯉魚不喫棒，也雨似盆傾。用會作麼？」

舉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』」

師別云：「不以色見我，不以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評古

舉：「一僧辭常觀禪師，觀云：『汝諸方去，莫謗老僧在這裡。』僧云：『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裡。』觀云：『汝道老僧在甚麼處？』僧豎一指，觀云：『早是謗了也。』」

師評云：「一箇掩耳偷鈴，一箇指鹿為馬，正眼看來，二俱失利。」

代古

舉：「石頭遷禪師問一新到僧：『在甚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江西來。』遷云：『見馬大師麼？』僧云：『見。』遷指一橛柴云：『馬師何似這箇？』僧無語。」
師代云：「也須看破始得。」又云：「相隨來也。」

法身偈

青絲冉冉白頭禪，惹得世人恨且嫌。插竿頭上眉開眼，非牛非馬亦非仙。

華嚴偈

華嚴世界全，騎牛不著鞭。炭裡烏雞走，梅花帶月圓。東家人做葬，西家人送錢。瞌睡撞著枕，是因是果是緣？

五宗頌



磊磊落落老神仙，一擘華山億萬年。大鵬一舉三千里，傾湫倒嶽不為顛。南山起雲北山雨，自古長江不繫船。

抑揚抬捺事紛紛，不及當然一句親。滿眼滿耳真消息，隨機隨用絕留停。岸迴驚水急，良馬見鞭行。果是毘盧真教主，何須累劫更修因。



從來不向外邊行，父子相知有幾人。從體起用兮須知孺子，攝用歸體兮必取老成。窄路相逢人不語，多時不遇有知音。此處不從他處覓，必須夢裡再還魂。



深宮不見五雲封，夾路桃花滿樹紅。粉墻白虎應須辨，炭裡烏龜事莫窮。仙女直如貧女好，埜人卻與主人同。不言不語真君子，一腔風月在其中。



知恩識義人間少，反眼無情世上多。鐵臉閻羅全不懼，常將白眼看娑婆。撩起便行兮卻為真子，四埜謳歌兮口似懸河。一句任從三貫二，莫教鷂子過新羅。

頌棒

寂寂寥寥椰栗，悠悠鬱鬱生枝。橫拈倒弄兮逢場作戲，放去收來兮鬼哭神啼。忽然擊出虛空髓，問取當人知不知？知不知？石火電光猶較遲。

頌喝

忽然平地起雷霆，駭得衲僧鼻眼橫。膽落魂蘇人不識，泥穿壁露孰為親？縱奪無私兮有殺有活，照用不二兮全主全賓。一聲震落西江月，豈同犬吠與驢鳴？

浪子禪說

逢人便打這鼓笛，叵耐胸中黑如漆。卻於枝上強生枝，自恃聰明逞靈利。何曾踏著祖師關？何曾悟入佛之智？情知一橛嚇頭禪，動地驚天為活計。拈拳豎指妄施為，影響那能窺端的？隨群逐隊慣欺人，滿腔徒自生荊棘。或時閑坐不談禪，口鼓是非作兒戲。可憐長慶七蒲團，行腳趙州八十一。少室九年不較遲，懶安何懈牧牛志？楊岐陋巷雪飄淋，六祖曹溪混獵士。看來直道今時強，誰知今時不似昔？古人箇箇學無為，三大阿僧豈容易？那似而今

浪子禪，蕩家失業無拘忌。不惟不振祖家風，生死關頭全不懼。堪嗟吁！長太息！珍重禪流休自棄。明頭暗頭踏實行，天上人間稱如意。

坐禪箴

鐵脊胡床，萬緣放下；念念現成，心心莫挂。若使惺惺，猿猴弄影；若使寂寂，鬼家活計。非惺非寂，廓兮無朕；非不寂惺，冥然罔應。但歇情緣，了元歸正；正無所正，那伽大定。

陋室銘

小小一拳室，風吹並雨滴；中有沒量人，渾身赤骨立。莫言此室小，此室納虛空；虛空猶有量，此室則無窮。莫道茅簷短，莫言四壁疏；行住與坐臥，卷舒得自如。東倒復西倒，左之並右之；看看些子室，廣廈亦何為？

自在吟

有人問我西來意？我道胸中無屎屁；從來不會祖師禪，從來不解如來義。有時合著目前機，便自明明睜兩眉；有時放出一雙手，掇得虛空顛倒走。訶風罵雨且逍遙，築著磕著三藤條；裂破筋皮渾身血，吞聲飲氣怨吾曹。時人道我太粗哉，我笑時人細末來；都盧不識其中意，解開布袋且寬懷。笑且笑兮真不憨，優遊自在沒拘攣；呵呵拍掌阿誰也，不是佛兮不是仙。

遊子歌

劫濁臨頭事可憂，烽煙一發滿天愁；茫茫苦海人難渡，且學無心伴白鷗。白鷗一去復還來，誰把紅塵掃得開？唯有悠悠閑道者，清風明月共徘徊。明月清風兩俱奇，水邊林下少人知；時邀明月來我屋，時喚清風吹我衣。我衣渾素無塵色，脫出而今搶攘劫；著起飄然劫外行，愁看山骨堆堆白。白骨堆堆橫滿山，行人處處嘆艱難；兵戈載道猶如織，那討吾儕半日閒？閒來無事學採薇，採得薇根一擔歸；千槌萬棒無休歇，一飽忘他百日饑。饑瘡箇箇人皆有，教你從頭親下手；埜人山中富貴饒，大地山河吞一口。

四威儀

行

炭裡烏龜走，雪上鷺鷥飛。飛亦莫知其妙，走亦莫知其竅。妙竅奧乎其中，吾不知電捲風馳者之胡為而然也。腳跟下三十拄杖。

住

良其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不見其人，而孰知身不得其向背，人不落於中邊，但與踢倒燈籠，掀翻露柱，在甚麼處安身立命？凝然而莫為之擾也，冥然而莫知其極也，而猶謂住著則不可者，果如斯而已乎？

坐

平地起孤堆，直使狂者定、梵者鎮、動者靜，把前際後際、已生未生一齊打斷，那管他蘆穿膝上、雀巢頂門，而且曰一物亦不為也，直箇蒲團也辜負他不得。

臥

放下便平穩，或時睡心睡目，安覺安眠。寐亦莫得其始，覺亦莫得其終。大千沙界渾一禪床，清淨法身無容被蓋。但不知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？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

誡眾

割愛出家，應須立志，或遊湖山，或居城市，常自忖度，一衣一食，檀信脂膏。菩薩行力，施也甚難，受也不易，莫恣閒談，莫作兒戲。光陰似箭，如駒過隙，頃刻無常，痛心努力。六根完全，信心當植，割愛辭親，為著何事？佛法難聞，知識難遇，涉水登山，擔簦負笈。參拜明師，東來西去，但到叢林，件件精細。粥飯隨緣，威儀常具，莫道人非，莫言己是。二六時中，孳孳亟亟，行業圓成，功夫到地。咬破話頭，通身粉碎，垂手為人，慈悲願力。莫因逆緣，便生退息，以此報恩，以此自利。不止自利，而且普利，乃稱出世丈夫，不負出家初志。

示達本大德

泥人便是鐵漢，眉毛卻能挑擔。有時鼻孔朝天，所求無一不辦。大本達道，依然鴨子出自鴨蛋。

示如心禪人

莫怪世人顛倒顛，崑崙卻被鷺鷥牽。如如不動心何有，潦倒毘盧華藏間。

復寒雪法師

巴掌已是當年露，直至而今藏不住，昨夜伏虎過菴前，一腳踏翻娘生褲。恁麼來？無回互，沒眼常將玉線穿，無手卻把金針度，等閒一色映山川，匝地紅輪誰敢顧？

勉太還勤舊

春山青，春水綠，勸君莫把光陰負。青山年年看有餘，綠水時時聽不足。聽不足，箇中自有無生曲。

訪王靜主

居庵人不識，不識最相知。山山隨我到，處處任君歸。不厭青山老，不礙白雲飛。珍重東村王長老，東溪西溪，休失便宜。

示學人居山

塵情俱放下，悠悠綠樹問。出入不出入，善惡莫生嫌。此言若不信，千山與萬山。

示眾善士

修善獲善，求福得福。處處菩提，行行道路。無也若干，有也沒數。忽然觸著腦後腮，許汝諸人有箇進步。

示中知禪人

不知不覺從來爾，蕩蕩空空無可擬。若向其中著絲毫，知上立知空負起。或時逐浪與雲飛，或去東來並西止。是神是鬼是天仙，

六道三途無窮已。塵塵剎剎剎塵塵，剎剎塵塵塵復爾。往來出入六門頭，那識他咱與我你。直須打破鬼門關，脫脫落落沒依倚。堂堂獨獨不居中，處處知知沒元底。

耳菴嵩禪師語錄

附記

耳庵和尚，乃四川重慶府酆都縣毛氏子。幼於本縣三姓庵祝髮，賦性沖澹，寡言笑，多慈忍。初習教乘，聞吹萬老人樹幟忠州聚雲寺，師參隨多載。老人示寂，鐵大師開法平都，師又依棲有年。後參巴掌和尚，掌師收入記室，嗣居上板。凡掌師到處，師皆與焉。掌師臨終，授以衣拂，遂承子印，住伏虎、熊耳、迴龍、天寧四剎。一日，祇園施主設會天寧，師偶示微疾，談笑自若。常經行法筵中，侍僧白曰：「和尚近日違和，止宜尊重調攝。」師笑曰：「施主信心可嘉，吾特留數日，為渠證盟耳。事畢，吾當去矣！」眾聞驚異。又二日，集眾告曰：「汝等以先師衣法送三山師弟處，為我展轉求人，汝等一並往參，毋自辜負。」言訖而逝。荼毘，塔於天寧五峰山之陽，壽四十六。語錄一卷，流傳於世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